

“老虎是真大爷，大爷是真虎啊！”

东北虎频登热搜，回顾古代传奇中的“人虎互化”

□李伟元

从虎形神仙到被迫变虎

“虎为兽长，亦曰山君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人类对凶猛迅捷的老虎既有崇敬，又不可避免地畏惧。古时的先民根据变幻莫测、威力无穷的自然，将原始的图腾崇拜融入鬼神观，想象出了具有人和老虎外形特点的神灵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食鬼之神强良“虎首人身，四蹄长肘”，掌理西方的司秋之神蓐收“人面白毛，虎爪执钺”，天帝的“内阁首辅”陆吾更是以虎的外在特征凸显威力：“西南四百里，曰昆仑之丘，是实惟帝之下都，神陆吾司之。其神状虎身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。是神也，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。”

居于昆仑、执掌人间生死的女神西王母，同样具有虎的特征，“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，蓬发戴胜，是司天之厉及五残”。与西王母对称的男仙之首东王公，身长一丈，人身虎尾。神话里，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，并管辖代表“阴”的月亮。战国诗人屈原在《天问》中写月：“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？厥利维何，而顾菟在腹？”关于“顾菟”有不同的解释，一般认为是玉兔，但因为楚人称虎为菟，也有认为是虎的。西汉《太山镜铭》曰：“驾蛟龙乘浮云，白虎引兮直上天。受长命，寿万年。”虎与神仙的渊源之深，可见一斑。

《后汉书》载：“廆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。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”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先民古时曾有虎皮包裹遗体火葬的习俗，自称和称虎都是“罗罗”，认为虎是人的灵魂所化，至今仍有谚语流传：“人死一只虎，虎死一枝花。”岭南的“越俚之民”、云南的“越嵩(su i)之国”，也有“老者化为虎”的传说。其实，这些“化虎部族”，往往源自以虎为图腾的丧葬习俗，被人为添加了神异的色彩。《搜神记》记述，在长江、汉水一带，有部族名为“貔(chū)人”，他们自称是廆君的后代，脚上无踵，能变成老虎，如果看到有五个脚趾的老虎，很可能就是貔人变的。相传长沙郡内有居民设下木栅机关捕虎，发现可能有虎被困，众人便一起上山捉虎。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，木栅栏里居然关着一个戴着红头巾、头顶高冠的人，看打扮还是个亭长。众人问道：“您怎么跑到这里面来了？”亭长对他们发怒：“昨天我忽然被县里召见，晚间行路时想要避雨，却误入陷阱。快放我出去！”人们觉得这事儿奇怪，便请他拿出召见文书证明身份。亭长依言取出文书，大家赶紧把他放了出来。没想到，亭长脱困后竟变成老虎，径自跑上山去了。原来，这位亭长就是一位貔人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在人类心目中，虎的神秘光环有所减弱，但仍然保持着危险性，使得个人变成虎往往被视为不祥之兆。《淮南子》载，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（一说韩国人）公牛哀病了七日后变成了老虎，他的哥哥进去看望，竟被咬死了。作者总结：“志与心

近日，黑龙江东北虎撞坏老大爷家铁门的监控视频，登上了社交媒体“热搜”；同村村民被老虎咬伤的新闻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。这体现出，我国野生东北虎的种群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向好，也令社会各界深入思考人虎之间应如何实现和谐共存。

针对这一新闻，网友的调侃堪称点睛之笔：“老虎是真大爷，大爷是真虎啊！”耐人寻味的是，这和古人的想象不谋而合，觉得人和老虎能实现互相变化。相比因《聊斋志异》而名声大噪的狐精，人虎互化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动物题材中独树一帜，更为古老，也更为复杂……



明·佚名《松荫雪虎图》

变，神与形化”，认为人变成老虎后，不会再拥有人类的心智。

然而，南朝《述异记》写道，汉代宣城郡守封邵毫无征兆地由人变成虎后，仍然和生前一样暴虐，从鱼肉百姓升级成直接吃人，被道破“封使君”真相后才逃走。当地人见他不仅为官不仁，变成老虎后还要继续害人，用歌谣来抒发悲愤之情：“无作封使君，生不治民死食民！”与之时代相近的《齐谐记》载，东晋江夏郡薛道询以“才子”著称，二十二岁那年忽然得了狂病，医药无效，最终变成老虎，吃人不计其数。相比普通老虎，这只“才子虎”对人类的财物兴趣不减，吃掉一个采桑女子后，把她的首饰藏在山石间，等变回人形时取走。一年后，薛道询由虎变回人，照常做官，担任掌管文书的殿中令史。有次和同事闲聊时，薛道询说起自己当年变成老虎吃人的经历，将被吃人的姓名一一列举出来，竟包括在座好几位的人，其他人便将他抓起来报官，后来饿死在监狱里。唐代《太平广记》转引《广异记》，涪陵里正范端因为难掩对生肉的贪婪，在夜间变成了老虎，经常和另外两只老虎一起偷吃乡民的牲畜，甚至还进入官仓盗肉。无法变回人身的范端最终还是弃家逃走了，后来人们看到三只老虎在山中徘徊，其中一只的左后脚穿着靴子。范母赶来痛哭，给老虎脱下靴子，发现里面还是人脚。范端变的人虎最终离母而去，村民叫它“范里公”，此事居然还进入了《新唐书》。这些化虎害人的官吏，实际是古人对于为官贪酷者的隐喻和讽刺。生民之艰，可见一斑。

在南朝宋刘敬叔撰写的志怪集《异苑》中，东晋豫章郡吏易拔，却是因为厌倦上班而选择变虎。他

依山而居，休探亲假超期不返，上司派人去叫他回来。这位同僚找到家里，易拔看上去一切正常，还请他吃了饭。当此人催易拔收拾行李时，易拔忽然说：“你看我的脸。”在同事惊恐的目光里，易拔的脸幻化出了吊睛、虎纹，随即竖起一只脚跑出门去，变成三足大虎，竖起的脚变成了尾巴。看来，当打工人还是没有当老虎自在。

《宣室志》讲述的化虎故事，更多地体现出命运的无奈。唐皇族后裔李徵博学多才，目无下尘，在官场一直不得志，后来在吴、楚一带游历，狂病发作后失踪，仆人趁机卷走财物逃跑，家人不知道他的下落。第二年，他的朋友袁修出使岭南，在山间遇到一只老虎口吐人言，自称李徵所化。对袁修讲述了自己变成虎后不得不吃人的复杂心情，并托对方记录下自己的旧文以便传世，请他代为照料家人。虎形的李徵叹道：“我现在还清醒，等您再经过的时候，我可能就彻底失去人性，要以您为猎物了，您一定要多加防备啊！”一人一虎，洒泪而别。

还有一些人化虎的原因是遭到上天的惩罚，理由也是各种各样。《异苑》载，晋代鄱阳人桓闾杀狗祭祀山神，肉却没有煮熟，山神便让巫师替他“代言”：“桓闾竟给我吃生肉，该让他自己吃了。”桓闾不久变成了老虎。唐《酉阳杂俎》里写道，唐代初年，虢州百姓王用山中砍柴时，抓了一条黑鱼吃，不料这黑鱼竟然是灵物，他吃下后遭到惩罚，变成老虎跑到山中，有时还会把咬死的獐鹿扔到家中院子里。几年后，王用弟弟听到他在外面叫门，说自己受罚期限已满，开门却见到一个虎头人身的怪物，全家吓得四处逃跑。这个怪物最终被村民打死，从身上的黑痣

辨认出确实是王用本人。

不仅男性可以化虎，女人也同样会变化为虎，但囿于封建时代女性社会地位低等因素，故事通常较为简略，少有讽喻意义。南朝《齐谐记》讲述，东晋东阳郡吴道宗与老母相依为命，一次吴道宗外出，邻居发现有只乌斑虎出现在他家里，以为吴母被老虎吃了，连忙召集众人来打虎。人们破门而入，却不见虎踪，只看到吴母和平时一样坐在房中。不久，吴母告诉吴道宗：“我过去的罪过要遭天谴，会发生变化了。”后来吴母失踪，县里随即闹起虎患，为祸的正是一只乌斑虎。被人们打伤后，它跑回吴家，跳到床上死了，但已不能化为人形，吴道宗悲痛地将它埋葬。已经散佚的《独异志》中提到，十六国政权之一成汉的国主李势，有个宠爱的郑美人，有一天忽然变成老虎，吃了李势的宠姬。此事被视为异兆，没过多久，李势就被桓温所杀。

《太平广记》载，南朝梁末，广东始兴人黄乾有个妹妹名叫小珠，嫁给同县的李肃，有一次小珠和嫂子上山采果，经过一座神庙，小珠表现得非常恋慕，再三不肯离去。嫂子将此告知她的丈夫，李肃也未多加注意。后来，李肃和人去县里办事，回来路上在庙里避雨，看到一只老虎进来，脱掉虎皮，变成女子，竟是妻子小珠。李肃便把她送回娘家。兄嫂发现妹妹开始吃生肉，几天后变成老虎，被村人射死。虽然小珠并未直接伤人，当地却在她死后虎患肆虐，百姓白天都不敢出门。

虎精化人 无情有情一念间

化作人身的老虎，曾经为帝

王预言称雄之兆。据北魏《敦煌实录》载，晋隆安元年，凉州牧李嵩微服出城，在道边遇到一只老虎变成了人，称李嵩为西凉君。李嵩本想用箭射老虎，见它言之凿凿，便放下了弓箭。老虎告诉他：“敦煌不是福地，您的子孙想要在西凉称王，不如迁徙到酒泉。”后来李嵩果然自立为西凉王。唐高祖李渊是他的七世孙。

唐代以来，士子登第或官吏升迁的庆贺宴席叫“烧尾宴”，相传和老虎的变化有关。古人认为，虎经过修炼能变为人，唯有尾巴不会改变，须将它焚除才能真正变成人，所以用“烧尾”来比喻仕途显达。《广异记》中有一则故事，与“烧尾”之说相合。相传唐开元年间，有个女子嫁给住在深山中的丈夫，一起生活了两年，并无异样。有一天来了两个客人，和丈夫一起喝酒，妻子发现他们喝醉后，竟变成了三只老虎，非常害怕，却装作若无其事。不久，妻子表示想回娘家，丈夫准备了酒肉与她同行，快到家时有一道河水，妻子先涉过，丈夫提起衣襟准备过河时，妻子故意说：“郎君的背後怎么有虎尾巴出来了？”丈夫十分羞惭，变回原形，转身跑了。这位虎精被识破后，并没有加害妻子，倒是显示出几分情义。

可能因为人身难得，前蜀《录异记》讲述的“姨虎”故事里，老虎化成人后俨然成了道德督导团成员。嘉陵江边有老虎变成了五十多岁的妇女，自称十八姨，经常到各家教导：“你们要做好事，要孝顺，不要忤逆上天。如果做了坏事，我就派三五只‘猫儿’来检查处置了。”

相比狐女、蛇女等精怪故事，与人类成婚的虎女故事显得不够丰富，却具有老虎独有的特色——杀伐果断，独来独往。唐传奇《集异记》里的“崔韬娶虎妻”就是其中的代表。蒲州人崔韬远赴滁州，夜间在仁义馆投宿时，看到一只老虎进来，脱掉虎皮，变成美女，自称是猎人之女，想要寻找良配，才将虎皮披在身上来自荐枕席。崔韬被美色迷惑，与她结为夫妇，将虎皮扔进厅后枯井中。后来崔韬升任宣城尉，带着妻子和儿子经过仁义馆，说起初遇旧事，发现虎皮还在井里。妻子命人取出，笑着说：“我试试还能不能穿。”没想到，妻子穿上虎皮后化成老虎，竟吃了崔韬和儿子，随即扬长而去。

《河东记》里的另一个故事虽与之相似，但虎女犹存善意，并非不近人情的猛兽。唐贞元年间，有个叫申屠澄的人调补濮州尉，在真符县境内遇到大雪，到一户农家烤火取暖，见那家的女儿非常美貌，言谈也知书达理，便求娶为妻。申屠澄携妻上任后，妻子治家有道，备受敬爱，和他生了一儿一女。后来申屠澄罢官回老家，经过嘉陵江畔，妻子念了一首诗：“琴瑟情虽重，山林志自深。常忧时节变，辜负百年心。”申屠澄见她神情忧郁，以为是想念亲人，便带着妻儿去了旧家，茅屋早已无人居住。妻子看到墙角有一张积满尘土的虎皮，不禁大笑：“没想到这东西还在。”将它披在身上，变成老虎，毫不留恋地跑入山中。申屠澄和儿女哭着追寻，再也找不到她的下落了。